

郭子儀

郭子儀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上



郭子儀目次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忠武之首功

第三章 收復兩京

第四章 魚朝恩之阻扼

第五章 經營河東

第六章 留守長安

第七章 單騎退敵

第八章 忠武之晚年

第九章 遺事

少年叢書 郭子儀

第一章

總論

賢人傑士必待明君在位然後出仕以行其道此古人所以祝聖主賢臣一時遇合也。漢王褒有聖主得賢臣頌然歷數專制之史明君不常有必待明君在位而賢人傑士始肯立於其朝則亦太隘矣。孟子謂伯夷隘以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也且時亂主暗急需救國之臣猶之錯節盤根方資鋒利之器也古之大臣有立身於庸暗之朝而言聽計從相得益彰因以成其蓋天之勳者則莫如唐郭忠武王子儀。

郭忠武之威名爲婦孺所共知顧多謂忠武際國家多難之秋天子不得不恃武臣以立國故忠武握兵自重而身名俱泰耳今卽其遺傳而攷之則知忠武一生所遇皆極艱難困苦之境顧能化險爲夷化危爲安而出其百戰之勳再造唐社稷封王晉爵大富貴亦壽考唐人小說載子儀見空中雲成五色現大富貴亦壽考六字爲問世一出之名人者惟恃忠

誠而已。



忠 宣 陸

夫齊桓英主故能毅然決然以任管仲而堅刀易牙、開方、三公皆桓之嬖人不能惑。武侯在蜀權集於己德孚於民雖以後主之庸故亦拱已以聽。不爲黃皓後主時之宣官所誤而武侯能以功名終。若子儀之所遇者爲唐肅代德三宗事急則求良將。亂平則近小人既無齊桓仲父之知仲父爲齊桓之管仲復無後主丞相之敬後主常稱武侯爲丞相而不名同時如陸贊字敬輿嘉禾人宣之賢而不見容。李泌字長源唐之宗源

人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莫如蜀漢諸葛公廓然大公與世無競莫如北宋司馬公正名光字君實謙文是二人者一則忠之至一則誠之至也郭忠武實兼而有之夫忠信可及蠻貊至誠可感金石而況於人主乎彼之位極人臣而主上不嫌其逼功蓋天下而中外不疑其叛者皆此忠誠之氣有以感之也

我國大一統之朝聲威著於華夷者厥惟漢唐而唐尤盛太宗以曠世之才東征西討北至蒙古南至安南東至遼東西至青海唐以前之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爲中國患者皆一一收爲藩屬效順如犬羊卽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至於玄宗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五十六以庸言不能使之改化僅羈縻之而已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中外一家此爲極盛然夷狄之人往來無阻因以窺見中朝之治亂而生其野心有唐中葉之禍從此作矣忠武適於其時應運而生中國人民因以免亡國亡種之慘其關係豈不大哉

批評

子儀所遭之時勢。尙未至十分棘手之時。彼以武人起家。亦未嘗有避世之志。及建立功名之後。懼爲魚朝恩、程元振、元載所害。始有引退之心。然卒亦未退。魚朝恩、程元振、元載見其功高忌之。子儀却始終未與若輩結納。以求免禍。而禍亦未及。蓋其一生待人接物無非忠誠。故雖奸如魚朝恩、程元振、元載。暗如肅宗、代宗、德宗。亦皆爲其所化。吾人卽不能冀公之功業。何弗先學公之忠誠。本章言：“今卽其遺傳而致之。則知忠武一生所遇。皆極艱難困苦之境。”此蓋兼個人與大局而言。個人之行爲。不諧於俗。旣如上述。而當時之大局。則安祿山反而兩京陷。史思明反而河北失。吐蕃回訖入寇。而西京又失。國家存亡。間不容髮。使公圖一己之安削跡而去。則誰以一身繫朝野之望乎。若李泌則不然。忽來忽去。惟欲自全其身。而置國家於不顧。才優於德。不及忠武多矣。

唐天寶後。以十節度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讀如。城。今新疆庫車是也。北庭節度。防制突厥。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今吐魯番是也。河西節度。斷隔

吐蕃。突厥治涼州。今甘肅武威縣是也。隴右節度備禦羌戎治鄴州。今甘肅西寧是也。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今甘肅靈縣是也。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是也。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今直隸順天是也。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今直隸永平縣是也。劍南節度備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今四川成都是也。嶺南節度綏靖夷獠治廣州。今廣東廣州是也。又有經略使三以防海寇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經略萊州領之。東牟經略登州領之。此唐治外之大略也。

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采訪使。十五道者京畿治西京長安都畿、
關內治洛陽今京官、河南治汴今開封府、河東治蒲縣今河東、河北治魏今大名、隴右治鄯寧今西寧、山南東治蘇今山南東、江南東治洪今吳縣、江西治洪今南昌、黔中治黔今重慶、嶺南治廣州今廣州。此唐治內之大略也。

明萬曆間人李卓吾箸藏書爲廿一史翻案。內分忠誠大臣容人大臣等目。郭汾陽宜可入忠誠之例矣。而乃目之爲容人大臣。其書之顛倒是非於此可見。

第二章

忠武之

首功

郭子儀。字子
儀。謚忠武。今

陝西華縣人

也。唐爲華州鄭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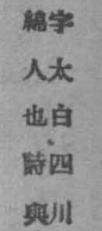
身長七尺二寸。

體貌秀傑。少

時嘗犯法當

斬。詩入李白

字太白。四川人也。時與



杜甫齊名。遊并州見之。兩人素不相識也。以奇其貌特爲之營救。因以免死。救子儀一人無異。救中國數萬萬人。書生巨眼竟相賞於風塵之外。實忠武生平第一知己。後李白以黨於永王璘。璘叛朝廷。將誅白。時忠武已貴。聞之請解官以贖。白得末減其罪。知己之恩得便。卽報此實英雄之本色也。

忠武少以武舉異等起家爲天德軍使。

今吳喇
旗西北

兼九原太守。

今鄂爾多斯右翼
後旗西一百里

其時已過中年。而天下太平。八方無事。英雄無用武之地。故亦無所建白。爲天子守邊而已。天寶十四載。

玄宗在位之第四十三年。後改年稱載。

安祿山反於范陽。

今直隸涿縣

鼙鼓動地。忠

武立功之機會至矣。唐自高祖開基至此。承平日久。朝野皆習於安樂。不知兵爲何

物。名城要塞。皆漫無設備。祿山振臂一呼。河北州縣望風瓦解。不及四月。玄宗幸蜀。

兩京不守。天下騷然。自古大一統之朝覆亡之速。未有若此者也。

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明年

二月帝幸蜀兩京相繼失陷

然當玄宗出亡蜀中之時。正忠武立功河北之日。苟帝能稍緩須臾。

則豈不較易於收拾哉。此實彼時交通滯緩。有以致之。若在今世。則電信飛馳。早止。

馬嵬之駕矣。

馬嵬今陝西興平縣西玄宗幸蜀至此六軍不發楊國忠爲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安祿山之初叛也。黃河流域守土之官無不開門迎降。起兵討賊者惟平原太守顏

真卿。

平原今山東平原縣真卿清臣後死朱泚之亂謚文忠

字常山今山西恆縣果卿死之時

武在九原太守任朝命授爲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先是忠武與李光弼

光弼長之子丹

武卒謚穆俱在安思順部下充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

一言及子儀驟大用光弼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乎」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更薦之於朝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後光弼於安史之亂多立戰功然非忠武亦安能至此。

忠武使李光弼僕固懷恩破賊於振武。

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其地在今歸化城南

乘勝直抵東陘關山今

州南代四

旣而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殉難李光弼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

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克其七縣惟九門、藁城。

藁城縣在今直隸九門故

尙爲史思

明所據。光弼與思
明相持四十餘日。
思明絕常山糧道。
光弼遣使告急於
忠武。忠武馳至。與
光弼軍合。大敗史
思明於九門城南。

思明收合餘衆。奔
入趙郡。今直隸縣自安。
祿山反。惟忠武此
戰能首挫其烽。而
以見唐之兵威。猶



在也。其關係豈不大哉。

安祿山聞史思明大敗。更出精兵佐之。忠武集將佐謀曰。「彼恃加兵必輕我。輕我心不固。戰必克之。」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跣足露髮奔於博陵。今直隸定縣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將以迎王師。忠武威名振於天下。

批評

李白能識忠武於微時。其眼力已可驚矣。白仕於朝。頗見寵用。後見惡於高力士。摘白沉香亭詩中。「可憐飛燕倚新妝」句。進讒於楊貴妃曰。「白以飛燕相比也。」飛燕漢成帝妃。實一時禍水也。貴妃恚白。以是浮沉不遇。此時子儀已貴。設白自矜其當年垂救之恩。而依附之。亦豈無再起之日。而白顧不屑也。戰國策載唐雎說信陵君曰。「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李白有焉。「人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子儀有焉。

安祿山營州雜胡種也。小名軋犖山。及長。冒姓安。名祿山。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張九齡見之。語人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欲殺之。玄宗不從。李林甫復薦之。由是特加寵遇。甚至楊妃認爲養兒。出入禁中。等於親王。宰相楊國忠與之不洽。屢譖於上。言其必反。數以事激怒祿山。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天寶十四載。遂反於范陽。祿山一胡奴耳。玄宗至愛之。如骨肉。任之如股肱。而終不能使之感恩圖報。狼子野心。復何責焉。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世之棄同種而恃異種者。觀此亦可鑒矣。

戰國時。趙惠文王以藺相如完璧歸趙之功。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卽偶望見之。亦必引車避匿。舍人皆誚其怯。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因賓客至相如。

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子儀與李光弼之事亦頗似之。必如此而後具大臣之風格矣。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一語豈惟大臣宜知此理。凡屬國民亦宜知之。如近年英之愛爾蘭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俄之工黨與虛無黨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德之社會黨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法之故王黨與政府不協。其勢洶洶。幾於決裂也。匈奧兩國合數十種之民族而統於一王之下。其在平時亦不能悉泯猜疑。今各國戰事一起。昔之秣馬厲兵欲操同室之戈者皆轉而爲同仇敵愾之人。萬衆一心。抵禦外侮。設彼乘國家之急而行其所欲爲。則豈不易於成功而莫有爲之者。無非存一「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之念而已。如此方不愧爲國民。蓋國民者固與國同休戚者也。

收復兩京

當玄宗之幸蜀也。行至馬嵬。父老請留。上命太子解釋西行之意。并宣慰之。父老曰：「天子旣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天子同入蜀中。」

謂西京也。

若太子與



原百姓誰爲之主」太子不肯從。建寧王倓太子之子後以譏害死

與李輔國者本名靜忠以代宣

立憲其專權造僕者杜滿殺之

執鞬音控馬勒也

諫曰

「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太

子不如收西北兩邊之兵。召李郭

謂李光弼
郭子儀

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

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豈非孝之大者。何必爲兒女子之戀乎。」夫以唐室之盛。寇盜竊發。卽欲棄兩京而入偏僻之蜀。其失策亦已甚矣。而指陳得失。挽千鈞一髮之危機者。乃出於道傍之父老。朝中可謂無人。使無父老之諫。則中原無主。忠武雖有迴天之力。亦安所施其技。從此知英雄成事。亦有天焉。

當忠武大破史思明後。卽欲直搗范陽。以傾賊巢。乃哥舒翰

本突厥人。潼關失陷。於祿山後爲祿山所殺降

唐猶道贈太之敗報忽至。先是哥舒翰守潼關。以大軍未集。不敢迎戰。而楊國忠假

上命。日夜迫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爲賊將崔乾祐所敗。潼關遂陷。玄宗在宮。見平安火不至。批評見後知潼關不守。遂與楊國忠等倉卒出亡。幸忠武聞太子

已在靈武。今甘肅靈州西北卽位。是爲肅宗卽率步騎五萬。自河北來勤王。是時肅宗初立。朝威